



大自然的写作课

丛书主编 冯道如

这落在草丛里的一点月光啊

(法) 儒勒·列那尔 著

王阿俊 秦璐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FENG WENYI CHUBANSHE · F01
DAXI FENGFENG WENYI CHUBANSHE

大自然的写作课

丛书主编 冯道如

这落在草丛里的一点月光啊

(法) 儒勒·列那尔 著

王阿俊 秦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落在草丛里的一点月光啊 / (法) 儒勒·列那尔著;
王阿俊, 秦璐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99-9400-0

I. ①这… II. ①儒… ②王… ③秦… III. ①散文集
—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1581 号

-
- | | |
|-------|---|
| 书 名 | 这落在草丛里的一点月光啊 |
| 著 者 | (法) 儒勒·列那尔 |
| 译 者 | 王阿俊 秦 璐 |
| 责任编辑 | 黄孝阳 牟盛洁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8.75 |
| 字 数 | 160 千字 |
|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9400-0 |
| 定 价 | 30.00 元 |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自然记事

月下休憩的当儿	2
形象的捕捉者	3
母鸡	5
公鸡	7
鸭子	10
火鸡	12
珍珠鸡	14
鹅	15
鸽子	16
孔雀	18
天鹅	19
狗	20
德德矢死了	22
猫	26
“水虻”	27
母牛	28
阿褐的死	30
牛	35
公牛	36

母马	39
马	40
驴子	42
猪	43
猪和珠子	44
母山羊	46
公山羊	46
羊	47
两只兔子	49
野兔	51
蜥蜴	54
绿蜥蜴	55
游蛇	55
鼯鼠	55
刺猬	56
蛇	56
蚯蚓	57
青蛙	57
癞蛤蟆	59
蚱蜢	60
蚰蚰	61
蟑螂	63

萤火虫	63
蜘蛛	63
五月虫	64
蚂蚁	64
蚂蚁和小山鹑	65
蜗牛	66
毛毛虫	68
跳蚤	69
蝴蝶	69
小黄蜂	70
蜻蜓	70
小松鼠	70
小老鼠	71
猴子	72
鹿	74
鱼	75
梭鱼	77
鲸	77
垂钓	77
园子里	83
虞美人	85
葡萄园	85

蝙蝠	86
没有鸟儿的笼子	87
金丝雀	88
燕雀	91
金翅雀的巢	92
黄鹂	94
小麻雀	94
燕子	96
喜鹊	98
乌鸦	99
鹦鹉	100
云雀	101
翠鸟	102
老鹰	103
鹌鹑	104
松鸦	104
乌鸦	105
鹳	106
丘鹑	114
新月	117
树的一家	118
猎季结束	119

林间	121
雨	122
愤怒的狗	124
秋叶	127

第二部 胡萝卜须

鸡	134
这只狗	136
噩梦	139
请勿见怪	140
尿罐	142
兔子	147
十字镐	148
猎枪	150
鼯鼠	153
苜蓿	155
酒杯	158
一点儿面包	161
喇叭	163
洗澡	164
阿加特	169
计划	172

盲人	175
新年的一天	178
蘸水钢笔	181
红脸颊	184
虱子	193
像布鲁图一样	198
信件选辑	202
小屋	207
羊	210
教父	213
泉水	216
李子	219
马蒂尔德	221
银箱	225
蝌蚪	229
戏剧性的变化	232
打猎	234
苍蝇	237
第一只丘鹳	238
鱼钩	240
个人的想法	245
风暴中的树叶	248

反抗	251
意味深长的结束语	254
胡萝卜须的相册	259

第一部
自然记事

月下休憩的当儿

一地的月亮清辉，他把猎枪搁在树杈上，之后便循着一段树根坐了下来。在如此静谧的夜晚，森林也沉入了清幽的梦境，唯有他还在细细聆听周遭的一响一动。在那有些凉意的清辉里，一棵棵树木仿佛成了有血有肉的躯体，以近乎永恒的姿态站立着。停下休憩的当儿，他的整个世界都悄然静了下来。在这偌大的静谧之中，仿佛不见了岁月的跌宕，倏忽间他觉得自己俨然成了一位饱经沧桑之后淡然处世的长者，恬淡祥和地审视着周遭的一切。

他望着月亮，莞尔一笑，月亮也对这个流连于林间迟迟不肯离去的人报以笑靥。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他从树杈上取下猎枪，放在近旁。紧接着，他的手指在空中轻轻地弹动着，像是在演奏一支曲子，一边弹一边不禁微微颌首，仿佛在手指的上下起伏打着拍子。这个温柔的猎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林间的小兔子在月亮地里跳着小步舞曲。他的心头一片安然恬静，绝没有因错失猎取时机而有些许的悔恨之意。

形象的捕捉者

天际稍稍绽出一点熹微的晨光，他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循着往日的惯例，他必是要等到神志爽朗、心头清静、身子轻得仿若夏衣一般的时候才出门。他一点儿吃的东西都不带。

一路上，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沁人心脾。清晨特有的雾气也氤氲着，裹挟着，他只消张开口鼻，畅快淋漓地呼吸这健康的气息。他把猎具留在家里，这次他只须睁开眼睛，静静地领略大自然赋予的万般景象——且把这双眼作网，所有形象便会前来自投罗网。

首先捕捉到的是乡间小径的形象。它夹在沉甸甸地结满了野梅与桑葚的两道篱笆之间，道上星星点点地嵌着骨头般光溜溜的石子以及那斑斑如破裂的血管似的车辙。

走过这条小径，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弯小河。它在每一处拐弯的地方起着白沫；在有杨柳爱抚的地方沉入甜美的梦乡，那样子颇似做着酣梦的婴儿。偶尔一尾鱼顽皮地翻转它的白肚，小河便像是有人扔进去一枚银光闪闪的钱币似的泛着波光。一下起毛毛细雨，它就又像起了成片的鸡皮疙瘩。

猎人继续一路嗅着大自然的气息，捕捉它色彩斑斓的景象。他的脑海里似乎有一架相机，成片起伏的麦浪，绿得诱人的四叶草，溪流绕过的一望无际的牧场，所有这一切都

——定格在他这架微型相机里。他走走停停，偶然间有一只云雀或金翅雀斜着掠过头顶上方的那角天空，他便迅速按下快门，撷取它们那份自在且欢愉的姿态。

牧场的尽头是一片密林。他不知道自己何时竟被赋予如此细腻的感觉。很快他便像是沉浸在气息的海洋里，任何微弱的声息在他听觉的雷达下都无所遁形。而且，他的血管好似树叶的叶脉一般，如果你在林间漫步时巧遇他，你也很难分清那个影影绰绰的一瞥是树呢，还是他呢。

不久，他心间颤栗，觉得有些不安。因着一下子被如此多的东西裹挟、冲击，身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发酵了似的，他开始慌乱起来，于是便急急地出了林子。稍远处，他看到砍柴工三三两两地往村子里赶，想必这一天又将结束了。

出了林子，他整个人便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那赶路的夕阳，在天地交接的地方，褪去她华丽耀眼的衣裳；在这夕阳的余晖里，晚霞似大团花簇般肆意狂乱地堆在天边，要作临别前的最后绚烂一舞。他凝视着这谢幕前的肆意与狂乱，不觉间眼睛看得有些发花。

最后，脑袋里的那个“相机”装得满满的，他怡然自得地回到家中。捻灭油灯，爬上床，白天的激荡感还未褪去，他将网罗到的那些形象一一拿出，细数良久。

白日里的那些形象，乖乖地呆在某个地方，只等着记忆的召唤。只消一声轻呼，它们便接踵而至，鱼贯而出。就在

重拾记忆的当儿，还有一群群泛着磷光的新的形象加入，与白日看到的那些形象相映生辉，就像是白日里被驱逐而东分西散的成群山鹑，只在暮色降临、脱了险的时刻，才在田畔洼地里啼叫着，叫声此起彼伏，像是彼此呼应似的。

慢慢地，他眼睑微合，欣然入梦。即便是梦里也尽是白日里吐着白沫的小河、无垠的牧场，还有那青翠欲滴的四叶草……

母鸡

一大清早，主人刚给她开门，她便并着双脚，从夜里憩息的鸡埭上跳了下来。

我亲爱的读者们，可别太期待哦！她就是只寻常母鸡，普普通通，中规中矩，更不会生什么金蛋。

被外头突然的亮光照得有些眼花，她一时晕眩，在庭院里趑趄了几步。

接着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灰堆旁，她每天清晨都要在那儿扑腾上一番。

她把头埋进灰堆，在灰堆里打着滚儿，跟着耸着羽毛，只见她剧烈地扇动着翅膀，似乎想要抖掉夜里惹上的虱子哩！

随后，她像是渴了，便朝着浅口盘子那里走去。因为刚下过一场暴雨，盘子里贮满了水。

她喝的只是水。

她在浅口盘边上稳了稳身子，用力伸长脖子，一小口一小口地饮着水。

解了渴了，她便四下寻觅吃的。嫩草，小虫，还有散落的谷粒，这些都是她觅到的美味。

她东啄啄，西挠挠，庭院里的每一寸地儿都有她寻找过的痕迹。看她啄的这劲儿，俨然一副不知疲倦的样子。

时不时地，她会突然停下来，倾听着周遭的声响。

当她侧耳倾听的时候，头上绛红的峨冠，仿若革命者飘扬的旗帜。她挺直脖颈，一双小眼睛机灵地转来转去。她尖而长的嘴巴噘着，俨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仔细看吧，她还不时地歪着脑袋，轮流用这边的耳朵听听，再用那边的耳朵听听。

一番侦查后，好像没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发生，她便又重新觅食去了。

过了一会儿，像突然犯了痛风似的，她抬起僵直了的脚，接着又用力地张开脚趾，小心翼翼地重又将脚放回地上，轻得没有一丝声音。

这时的她看上去简直像在赤着脚走哩！

公鸡

—

这家伙，人们从未听他打过鸣，也不曾见他在鸡埘里呆过一宿。这么悠长的岁月，他孑然一身，一个情人都不曾拥有过。

他的整个身子都是木头的，但肚子正中的地方，则孤零零地生着一只铁脚。他伫立在一座古老的教堂顶上，云卷云舒，风吹雨打，无人知晓他这样站了多少年日。而他夜夜栖息的这座教堂，如今像个迟暮的老人，老态尽露，青筋暴突，它再也听不到人们从附近村子里赶来做礼拜时忙乱交叠的步履声，还有熟人碰面时的寒暄问候声了。可就是这样一座教堂，即便是今天的石匠站在它的脚下，也不免自愧弗如，慨叹彼时工匠的巧夺天工。乍一看，这座教堂极像贮粮的谷仓，那屋顶的瓦楞笔直得跟牛脊梁骨似的。

这当儿，教堂低下去的那个方向来了一伙石匠。

木公鸡正饶有趣味地盯着他们看呢，忽地一阵风刮来，他只得忿忿地别过身去。

之后，每当起风的日子，他转过身来回头看时，都会发现多了一些新砌上去的石头，他眼前的视线被一点一点地遮去了。